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六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燮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淄大司冦

前者造次一書為兒子稱感激之私即辱報貺兒子入

雩不腆幣不足成享而長君畧之上客之席申以全體

之薦則更有慙感而已世貞不能事言路以致憎口又非江陵公所讐棄者杜門鑿坏飯蔬飲水匿跡方外苟延殘喘於分已逾亡所覬願臺省推轂之疏偶爾竽及殊不關方寸而我翁書辭則惓惓若謂尺一不下於朝體非宜即僕不出無害兩美葢未幾而有留尹之目矣得無我翁具以此意為當軸者及之耶半殘之人不敢以逸民自擬且清時有味國恩可虛唯是庚辰香火一盟令耳舌尚在而忍負之四載塊處吉凶訊問不及里

閭之外固有惡其狂簡而諒其放棄者忽具冠冕作京
朝官寧能免於齒吻閒也當發疏而家人輩有請暫緩
小時謂十年故節奪為有司之長稍俟一轉而後乞骸
貞私心哭之甯爾毋論非方外所宜言亦豈人臣之節
耶一疏不獲請則再疏而村童無可使者又損兒輩槖
唯公憫而從臾焉得為太平黔首幸甚餘辭不贅為道
為蒼生自愛

又

舍弟來復拜大貺手書之辱公幾務千緒不忘故人而
勤存之乃爾使我蝸廬涎滿雕蟲氣王乃舍弟感公之
知賴公之指教日津津不容口也至三四鄉感公且烏
而及之矣子與右轄行輒附通起居并所草芝林一律
書扇頭附上計當已達弟避暑園居差有泉石花竹之
趣左圖右書清醪芳茗時合其適第一念無明漏未盡
又時時襛襶間之不得作羲皇上人耳公讀之當復拍
手思毘山精舍矣舍弟有還役聊此附候溽暑自珍重

不一

又

貞所謂偃蹇不利人也羣毀指摘之餘世茍耳其名即以為穢掩而亟走公獨憐而三致意焉且為道其所不平而強其所平者以見慰何用情之篤至此也九月内控辭之疏力諭小僕先上之公車而後投副於政府不知何緣顛倒致彼見尼以大義相迫責狼狽就道未半而省垣之白簡上矣以貞情事豈可更玷朝籍往者既

不能固其匹夫之節靦顏而出又不能攻苦衣麤以從公孫宏唐尊之後挾雕蟲之小技而跌宕自放又不幸為逐臭者之所虵襲宜其及也弇園竹樹漸盛石亦益色遊口見飾罪狀誠有之第房櫳之内僅一老妻老妾併影為四阿段樵青不曉伎樂至於孫氏之䄋真風馬牛不相及今强排作一韓熙載良為介介耳公大勛旦夕且就玄圭告錫入賛百揆即貞且自幸為平成中之一物而以焦思勞神故有羨於磊塊寂寞之人此則所

未解也家弟得本省小免跋涉臺使揚廷皆我公培植之力渠故倦游且不忍於手足瘻痺有歸思耳勢恐不易也此間得徐子與信晁晚病卧驚絶走一介候之江介道相左於元夕後接家弟書始具其詳是卒風疾耳竟不及一語後事窮途旅櫬家弟與右使力為致之幸已抵家而嗣子詠歸宗以詠之少子繼幼殤為後詠長子無他望不免乘隙射没嫂復不少恐爭辨紛紜家事大有可慮貞此扶病一行不但哭逝者且欲為存者料

理及處置歸骨地耳情具五輓章并貞起罷六詩於幾
事清暇一讀之庶幾子與若生敝室未遠也雅貺謹拜
嘉并有不腆之敬統祈鑒納不次

又

旬前辱賢器親家自治所馳使見誨且伸以賀儀茲復
拜教貺之辱唯是山澤之腴珍所以慰老饕者靡不祇
領矣先君子覆盆之寃雖獲雪於隆慶之初元而身後
之典復為忌者所沮區區飲茶捄素而不敢吐者二十

年於今矣不謂兩臺之疏忽上而宗伯冢之三老主之遂獲以軍功從二品全䇺隆天厚地之恩方感激之不暇而豈敢復有憾於所缺亦豈敢遽有他覬然一時之齟齬後徼得之盎猶新鄭之餘焰而蒲坂之遺授也最後陳情僅為先妣乞并祭耳而上恩滂霈遂有玆贈大出望外中間所以非筆札可述弟六十餘生藉此以瞑目三十年隅别之父子藉此以相見地下悲喜之情孰有可喻者翁骨肉之真愛若此而尊者之隆賜又若彼

何敢言卻亦何忍言卻第以賀為名則有愀然泣然而已耳溧陽之政頌若神君弟固已逆決其然第名臣大業此其發軔未敢遽用為賀也衣太宰近絕不相聞記春時曾附一詩約其歸共蘿薜之社不謂乃見牽使出也弟竊自笑前後所毀者一身耳前毀縱未盡實今譽乃大過情部覆雖似尚以老馬見擬識途不知伏櫪多歲已絕千里之念若五臺司空大望久鬱必須暫出以慰蒼生弟却不敢勸駕不然彼不責禹笑我則將何脣

疑我也太原雖與推轂恐申楊二老本意居多渠一辦
香却為翁但目下未有緣耳東南水灾遂無一片乾地
當事者非不蒿目剥膚但長淮以北旱復甚焉古所稱
不得已之邉費可已而不已之内費恐天聽未便迴司
農猶按故事如何兒子春時料理文筆亦漸有致為老
荆厭厭牀蓐湯藥縈身遁復移心土木之累將來不免
又作畫餅弟亦付之摶沙一觀而已適感微痾口授不

又

遠承信使問存手教累幅藹然如奉春陽之照而幣貺過隆且辱以先少保公地下二十年來未鐫之琬琰見屬豈不佞所敢任也區區雖少於老太五歲然衰憊獨甚僅以久絶房室粗足支吾自七弟見捐别是一種境界以故上書懇乞骸骨而不蒙賜允强爾塗抹然覥時事若此何心復戀庚粟何顔復陪朝彦適大司馬合諸公上疏而不佞為之具草今録以請教然不過了南中

體面而已來春必當嗣懇奉敝帚洒掃先人之壠若老
太才畧遘際與不佞絶異必罄荒度之畧而後可言報
必俟玄圭之錫而後可言報無論太原公相知之深即
有識者俱不異也太原公一片為社稷憐才熱心可融
金石第未獲伸志於兩觀必且乞休天若祚朱或可無
洛陽餘姚故事也使回聊此附謝并致薄私握管之役
必獻歲盥沐而後可從事也冬寒未劇唯為道為宗社
蒼生自愛不宣

沈宗伯

趙定宇司成回及小僮將致台敎一一祗領竊念先子微勛滯宪飲恨黄壤者於今十有八年矣不肖貞等强顔食息吞聲隱忍無由扣閽而伸覆盆之苦頼兩臺傍採公議於條陳疏中及之然非門下憫而覆請則復如戊辰之态矣先子雖薄有横草之績然二品尚未滿考非門下憫而特請則何以沾兩祭全塋上躋八座當此之時不肖自謂於願已酧於分初滿不敢復萌望蜀之

念致貽畫蛇之誚而辱太原公見示謂明主可以情籲賢宗伯可以理干故於併祭先慈之疏輒冐昧以贈官為瀆而門下復憫而咨銓部以有大司馬之命門下為國家秉禮布公豈以不肖貞兄弟一么麽而屈天子之大紀毋亦念逝者之冤未伸而言官之請非狥也然則太原公之相為亦若是耳夫古人薄感恩而重知己以不肖兄弟之感為親感也非他恩比也先子地下而不泯泯也則於門下知己之感又當何如也唯是冢枯嚴

櫟無由報塞即所稱銜結亦屬虛辭聊一陳其耿耿而已承妻有請告之章而上數屢勉留之命海内仰望喁喁在翁唯國本國脉國是三者不能不重勞心神如何秋氣向深為道為宗社蒼生自愛

荅大宗伯陸平泉公

世貞跌宕欲界中賴先師指迷少懲宿惜棲止道門第累重障深毫髮未有所得已誤為人影響又屬荆石見强俾次先師遺事詞旨紕弱紀憶遺挂方懼不免譴責

不意遽漏之記室過蒙諭奬若以為窺見一二者愧汗無任老伯果位中人雖現宰官而不染六欲加以耆宿龍象時過法堂印證薦肯深入三昧貞頑聾之質尚未堪受棒喝兹時但於十二時中思已過而已雅貺謹與荆石同拜嘉尚容銓日候訊先此附謝賢從温然玉映法門之㘰器也珍重珍重

又

伏審天賜難老遂躋八袠恩褒再下粲若日星薦剡婁

騰崇踰山斗益昭代之禎祥豈直家邦之光重而已也貞忝竊通家子弟其為慶仰殆百恒情深欲一效卮言以寓封人之祝而值有家門不得已之事因循囁嚅以至今日歉負何言大兄來辱損手教曲垂奬誘捧誦之餘不勝慚感初從兩客旅見大兄不詳所以遂失雁序之敬浹晨兩謁俱不獲面惟冀鉅賢長者見寛於形跡之外耳中丞公名德不能揄揚十百過辱稱謝何以當之薄儀非敢云賀伏惟亮納

徐宗伯

伏惟門下首膺簡眷正位宗伯朝埜艷羨以破格登賢為國家第一盛典鄉邦第一盛事鄙意則謂國家積德為年者二百有竒今五單于欵塞八荒重譯唐虞三代所不能踰勝而郊廟之典未盡協禮文樂章未盡明備爾雅必賴名世之賢以典司作述此其時也門下其人也草茅之念時一熱中專擬修咫尺之書以為門下賀而謬言之第復自念此身已播棄物外作佛奴道民而

乃輕及廟廊事耶以故逡巡次且而不敢聞乃至寒温之訊遂闕焉亦自信長者宇量必見寛也世貞一凢骨耳少隨紈綺受汩世欲中遘閔凶幾絶人道七情所侵根器盡損且服官居鄉俱鮮善狀雖不至造優波夷罪於白業淨業豈有毫髮而妄作天際真人想何必一闡提然後見咲第蒙曇陽先師度引葢於百事厭倦之際驟得之譬則倦羽就棲瘦駑顧秣易為合耳以故損家授兒輩束身一室中朝誦夕梵草衣木食不敢戮傪雖

未有所授醠而委盡之軀稍就輕安居恒自幸以生平快意於酒鯨吸牛飲疑宵質明傍觀者盡為寒心今未病而獲省之其幸一也生僅不漁色耳而不能節四十之後心殊慓慓有卒然之慮今亦未病而屏絕之其幸二也烹宰物命輒為慘中肥醲腐腸漸不為美而宴會比之閭右獨數今得一切廢簡其幸三也賓客遠近麕集徵逐如踐更而今亦一切謝絕其幸四也即無論異時可受醠與否以此無事之日優游竟其天年蓋棺之

後獲免墮落於顧巳宏獨筆研二物向度高閣而為荆石公所委不免復犯綺語戒竟成事柄荆石初意實為閭井多恠妄不根語藉此以證之耳中間若有渉於張大者然皆得之親見聞非有所緣飾於其間也言官持國是正人心以猖狂罪握管者夫誰不可乃必欲甘心於荆石加之以危詞中之以隱禍又欲使得道沖舉之人不能保一畒之宮與六尺之蜕抑何忍也苟非門下晳幾存體憐才篤故委曲調劑以一言悟當軸心而相

公復垂弘護之德區區此香火地立枳棘矣貞之爲黔首爲黃冠爲赭衣固所不論荆石何以辭於厥父母也此君別有揭辨計已塵門下覽唯門下一深鑒之倘終此大惠於求勝者之口大檀越功德真所謂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者耶世情險薄物態反覆自今而後塞兊杜機作壁觀婆羅門如更急之唯有一行縢一瓢一笠被髮入山而已臨楮不覺惘然統祈台慈憫亮不宣

又

自老丈之為楚志成弟始得窺史筆之妙出入遷固蓋無一不與鄙意合者歸自鄖而老丈繼之後覩所金石一二如春雪樓記之類無論其文詞超著淵渟所以獎借下走者不惜牙齒之羨私心非獨儀之且感之矣而恨未悉其全旋聞已付剞劂秘弗甚行以故錦旋之日囊未解而輒有請未辱見報會朱令來漫以相屬遂獲卒業兩集洋洋乎鉅麗之觀也豈直博學宏才足以黼藻盛際於垂世經世綽有餘資沾溉來進當不少矣齋

語一二則縱有異同亦復何害況弟數年來甚推轂韓歐諸賢以為大雅之文故當於𤋮甫不薄第無繇相聞耳且使弟不見幸老丈老丈中厭薄弟則何以上煩繩準也獨所辯周同志銘事緣弟與周非石交見其俚詞詭態亦頗咲之而有傳其强項骫髒者丙辰去國絕不知其罷官與揖館之由及歲月屬憂居而其子俎以狀來請志憐而漫書之皆據狀語耳使云所謂祠郎者即翁丈母論非忠厚道耳目抑何塗塈至此也謂曾參殺

人羊祜行猷得無自納敗闕在高明當自悉但老丈以齊語辨而弟以周志酧郄似大虛中着兩纖翳小當自融不待青蘋力也見邸報台垣言路大似矛盾國體所損不小老丈雖當後樂時能無一挂眉否弟乞骸未允改疏移疾前兩日計已上矣萬萬無出理承以嚴旨為念即斥削甘之矣道旆何日過里當烹葵洗箑以待尚有耳中腐鼠談一笑而擲之海外也手筆草草不恭希照亮

又

兩郎君到先後拜老丈手書方褫襶見客汗出如漿誦所叙致麈尾胡牀與世塵都絶語不待畢而此身已洒然若在清涼界矣弟匹夫之節不固誤念失足公私萬冗蝟集病軀同氣至親奄忽長辭不能一訣辟如善星比丘無故生入泥犂其為愧悔何可名狀邇來小有章疏塞白即具乞骸之草繼之尚可緝芟還疏以半面謁左右也局體變矣吾曹多納破敗使九重之聽疑而寺

人得快其説老丈當亦知之郎君皆國器趙司成亟言小者尤儁而少功夫吾家兩豚故不敢望第司成之許亦如是然長者既消揺清涼界中而弟以穠纎之語薦却似木桃之報瓊玖也一笑

衣抑之

昨有數行附觀海書中上老丈計已達矣近家弟言見邸報已正留都憲相與稱快久之是廟廊以八座優耆碩尤以風紀托正人也吾丈所以報塞至意俯慰羣望

者何侍郎言第奉贈絶句中已蓄此計不淺矣比有麟陽矯矯而月林東泉佐之老丈與之對峙真自有生氣弟留尹之補實出非意豈尚以其麄材足驅使耶田光先生所謂其精已銷亡矣且弟何如人而敢與賢者並彙征業具疏懇辭必得請而後已辱手教諄諄勸駕愛出肺腑弟非不欲借此而南以奉朝夕顧不忍庚辰鑿坏一念徒有引領而已昨奉慰時誤傳是少郎君乃賢季也幸自寛方銀臺歐虞部弟之故人吾丈欲令賜和

則可見贈則不必也弟於除夕偶得一聯云有鐵皆成錯無絃始是琴次日即謝筆研矣虞部乞休意以猶在推敲弟前書覺大徑率小魯司空君子也會間當自知之

又

前者得老丈所示勘御史疏草讀之不任忻服即與元馭侍郎相加額而歎以為大臣鉅公所見自出恒人表即此子不獲完璧然於國體士氣禆益良非淺矣弟故

是口吻間物屬厭之後覺得一切滋味如嚼蠟聊以懺

塵嘗蔬食布衣聊以懺侈慾瘞硯燒筆聊以懺綺語如

是沒齒而已豈敢用不出為名亦豈敢妄意出世之業

第此事本不無此理尤不可廢昔范蜀公生平詆佛而

其澹篤無他嗜好蘇子瞻以為真學佛作家蜀公未之

厲也吾丈令之蜀公種種佛位事故自日用不知耳方

允治扇頭詩致之吾丈得非吾丈嘗屬之耶詞旨清雋

有味糟粕性靈四字輕重便是識得源頭者若緱山子

喬言大非吾任也幸為致聲以謝引年雖故事恐非君相側席至心弟亦不願吾丈果此請耳

又

前者家弟之從役來復拜老丈手書誦之恍焉如覿閶春中當考績竟渡江而北竣事之便或可錦旋然金甌之覆久矣恐不能就弟於小山叢桂間耳家弟比想得朝夕復尋戊辰已巳之約弟索居犽然想像此歡不能奮飛至於地爐煨榾柮爇著豫蹲鴟老瓦盆傾若下春

亦能使天上故人流涎也比聞有旨册立元良召用諍臣真聖主大節清朝盛事大奈近矣偶記郭中丞撫吴吴民至今思之張中丞九一治夏州能破匈奴膽柰何一青相棄捐若言路尋端競勝老丈以微言銷之何如野人及此亦可稱殺風景也餘不具

答陰大司馬姜大宗伯

嚮者草次奉復於生平傾仰之私未獲伸其萬一兹復拜大誨金玉之音若自雲表而墜中閒飾奬過隆推挹

良重非譾劣所敢承耳貞本以衰劣無補清時而病弟尚羸厭厭故上疏陳情乞骸今既不得請而病者粗有起色且貪與盛德周旋其於登龍之夙願倚玉之私誠更自有深慰者擬於仲春望前啟行小憩金焦至朔履任人回聊此附復容嗣布不宣

寄劉司空

七年前吾丈方宅憂而不忘故人致書帛於三千里外當時雖草草附報而峽路修阻江鱗難溯闕然不能通

是口吻間物屬厭之後覺得一切滋味如嚼蠟耶以懺塵嚣蔬食布衣耶以懺侈慾瘞硯燒筆耶以懺綺語如是没齒而已豈敢用不出為名亦豈敢妄意出世之業第此事本不無此理尤不可廢昔范蜀公生平詆佛而其澹篤無他嗜好蘇子瞻以為真學佛作家蜀公未之薦也吾丈令之蜀公種種佛位事故自日用不知耳方允治扇頭詩致之吾丈得非吾丈嘗屬之耶詞旨清雋有味糟粕性靈四字輕重便是識得源頭者若緱山子

喬言大非吾任也幸爲致聲以謝引年雖故事恐非君相側席至心弟亦不願吾丈果此請耳

又

前者家弟之從役來復拜老丈手書誦之恍焉如覿閭春中當考績竟渡江而北竣事之便或可錦旋然金甌之覆久矣恐不能就弟於小山叢桂間耳家弟比想得朝夕復尋戊辰已巳之約弟索居𤣥然想像此歡不能奮飛至於地爐煨榾柮熟薯蕷蹲鴟老瓦盆傾若下春

亦能使天上故人流涎也比聞有旨册立元良召用諍臣真聖主大節清朝盛事大察近矣偶記郭中丞撫吳吳民至今思之張中丞九一治夏州能破匈奴膽柰何一青相棄捐若言路尋端競勝老丈以徹言銷之何如野人及此亦可稱殺風景也餘不具

答陰大司馬姜大宗伯

嚮者草次奉復於生平傾仰之私未獲伸其萬一兹復拜大誨金玉之音若自雲表而墜中間飾奬過隆推挹

良重非謭劣所敢承耳貞本以衰劣無補淸時而病弟尚羸厭厭故上疏陳情乞骸今旣不得請而病者粗有起色且貪與盛德周旋其於登龍之夙願倚玉之私誠更自有深慰者擬於仲春望前啟行小憇金焦至朔履任人回聊此附復容嗣布不宣

寄劉司空

七年前吾丈方宅憂而不忘故人致書帛於三千里外當時雖草草附報而峽路修阻江鱗難溯闕然不能通

一問老丈之再入朝則世貞方且匿跡於方之外以與鄉之賢者比而致憎口長安之書問遂絶而老丈猶不棄鄙辱惠之書而又不能報將以世貞為何如人也當宰物者之失調寒暑疊至霆霓與雪霰雜下而獨恬然不失度汪瀾洄潏無所不偃靡而獨屹然而不摇皂囊之墨無所不涅而獨皭然而不淄翁丈非獨沈幾燭微所操持者定矣世貞跡𧿹之踪行與毁會今者除目出自非意且念不敢負香火之盟而出已上疏懇辭期于

得請不能復奉清塵領大誨如何如何荆老人便聊此布候起居仰惟台照不備

又

向者感吾丈之數塵存我而又推食及兒子不然之厌無以為報而會荆石公之役者有事於留都輒草草仲其鄙概不謂軺車由襄西趣硤遂堅東山之卧躑躅空返自是心旌日摇揺於楚蜀閒矣吾丈耿潔沖素與物無競而沈幾先物獨出塵表令人景慕貞久隂凿頰閒

晚而小遠之一壑餘生雖不敢遽攀後塵亦粗足自了矣灼日薫天一旦澌盡獨留快在人意留訾在人口要之實有可憐者亦無敢及之也趙太宰亦小波及可惜此老精志吐納當不置此事阿堵若少宰司空作何狀復有憐之者否家弟朝夕差池荆老亦時相煦沫弟恐終非野人有耳玆因殷守無美便附此當不至作前時洪喬浮沉也此子文學吴中白眉而忠信明决任俠好誼一入藻鏡必為樊籠中物溽暑加飡自愛

上御史大夫王丈

我公去國而專煙霞之勝者十四年於兹矣西臺霜色益猶凜凜焉陳相公以師傅歸里若岷峨競秀天漢而相距不數里而近即自古猶難之夫豈直西川盛事已也貞匹夫之節不固為世眼所困誘之使出逐之使歸再誘再逐而猶不已造物固善侮人自取侮何尤也宿障偶未至深靈真步武拔之苦海今已棄家室一瓢一衲旦夕所奉楞嚴圓覺道德黄庭周易中庸而已生平

璽書旦夕下矣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亦寧終恝然若世貞則自信其不可而已黄生回便附此唯為道為蒼生自愛

答陳中丞

世貞鄙人也偶以宦跡獲差池賢昆玉間而門下尤幸愛之葢至燕中之宴接鄖臺之貺存未已而俾荐其雕朽之技則中心時揺揺懸斾焉蠖伏以來與世未殺而門下方奉璽書涖全楚中外交口而頌小馮君九卿高

第旦夕大拜而間及於荒落無似之人錫以温言侑以兼金海錯新詩之所噓拂寒灰習習生氣矣唯是頫念區區出處若不佞之薄劣與不當黜仕籍夫人而知之當時何緣聾瞶眼耳謬見竿及今之廢置固自其所幸得賣身作佛家奴披緇冠黄百念已灰迺不慎於筆札腥人齒舌終始累大將軍保持為愧耳辱喻林烈女事毛髮為竦與先師所秉靡異今雖示跡夭殘當為易僊宮所收無疑也黄絹所不敢擬謹破例數言或可鑱之

麗牲之石附而不朽耳薄敬不能頫致簡褻之罪宥而識之萬荷

答范司馬

久不奉清問然穆如之風時時在仰貞比待罪西淄山川阻修便道歸里避言長告差可以馳价奉候起居而逼歲入春日為人事酒食所苦無須臾之閒乃何翁來則拜大誨惓惓不佞之出處與存歿之戹夷念徐生之碩果悵文士之百六嗟乎以執事造國手袖之東海之

濵歷三朝而不再展况其下者然聞執事方杜門謝客左圖右書下上千古此腐鼠寧能當一顧也所喻欲彼此各出書目互補其闕失甚盛心也家舊無藏書自不佞之嗜之頗有所著蓄二藏外亦不下三萬卷而戊辰後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經理今春搆一書樓於弇山園度之長夏小閒當如命也聞古碑及抄本毋論於鄴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書畫名蹟庶足供游目耳何翁健骨天與至欲得一二外護遂成道恐亦是江湖間

語念其遠來而貞適病齒癰無以應之柰何柰何伏枕

附答不詳容嗣畫

又

屠田叔來致公手教謂張大司馬先容之札為黄掾所浮沉貞雖不獲發函啟誦拜神交之賜深矣詩篇大雅叙往踪申契濶颯颯乎有餘致焉大司馬長者不腆之辭媸不足以報地下而翁愛護其短芬之齒牙間又借生平雕蟲之業而許之謂若可以自老忘世者乃不佞

受之負慚色矣諸剞已再領既其商子郤是新屬梓者種種精好每羡鄴侯架頭三萬卷牙籤玉軸思欲效服子慎共掃除之役而不可得邇者於衰懶中忽若有覩郤思借祖龍火焚胸中無明字障將望車門而郤遁矣我翁大總持結漏已盡能無不罪鄙言否竹墟公雖不獲侍朝行而知其賢於權門若浼歸而恬穆無愧鄉先生祀社者即徵田叔一日雅且願托以不朽而況重之以公之誨乎誠懼其不文然不敢辭也外拙詩未足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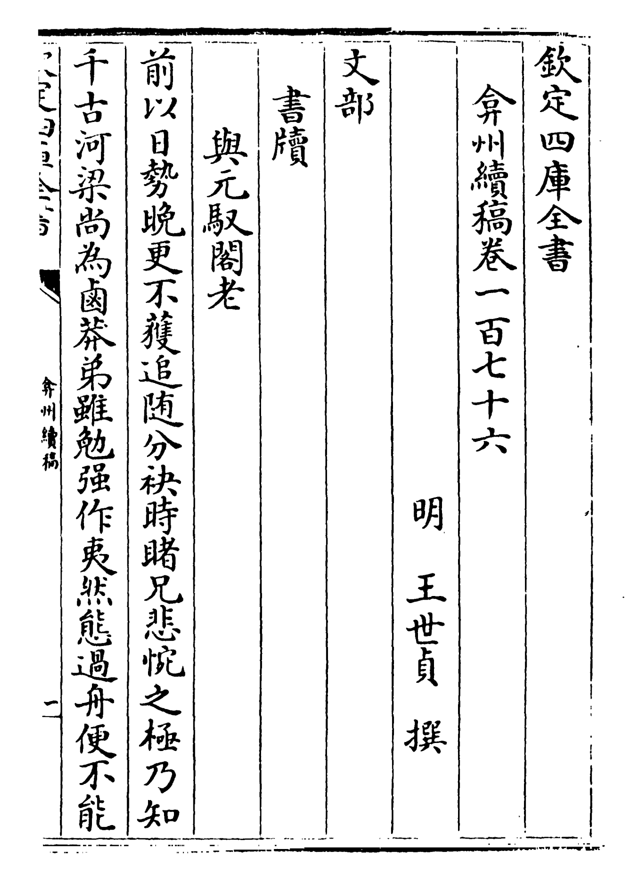
來美惟為我藏拙幸甚

又

貞不能訒於筆札誤為貴邦諸賢所强俾任地下之役既成而於逝者亡所當方惢於汗愧而門下復奬飭之是益貞愧也自惟世棄得以苟離塵網懺夙生障而無明一念猶未盡勘破舐犢之戀時時攻中兒子粗獲一名第支持門戶足矣今遘郄更踰分追維大易持盈之訓猶龍寵驚之旨蓋㦬然有餘懼焉而門下復重飾奬

之是重益貞懼也春時晤沈嘉則昨復瞻屠長卿俱稱翁海鶴神姿健爽日勝攤書萬卷漁獵其間以為海上三神之樂無以過是而來教若微有所不快者豈帝釋宮中未斷修羅小警耶一卷楞嚴破之有餘矣朱老故人也第與之談不免以手為口耳使旋耶此奉覆諸容嗣布不宣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

前以日勢晚更不獲追随分袂時睹兄悲惋之極乃知千古河梁尚為鹵莽弟雖勉强作夷然態過舟便不能

禁聲淚哽塞斜陽在衣與影相弔涼涼踽踽幾若鬼趣口占二絶句云欲作男兒别將情強折磨更堪天上淚翻比世間多一葉輕刀梗緑蘋驚看蓬底雨輪巾道人却有分攜淚丞相何無祇候人語絶稚不工少見實際耳至嶽王市則已瞑舍舟就籃舁上衣薄中夕寒加以洽日小飲及啜櫻桃脾疾乘之雖不廢巾櫛岑岑若醉夢中四體都不相屬適兒子遣信云凡定於廿四日成行矣尚欲於數里外僻地更展繾綣兹何時也食息之

不暇而勤存故人乃爾弟此浮脆之軀審如日者言因緣在異世而何恐恝然也三日内熱去當自力而前不則泚筆以效芻蕘之獻不便沈沈也聞老嫂欲少留為辰玉畢姻期始北於計亦便太夫人有尺朝夕不至縈懸耶病筆數行不次尺亦不必作煩長報也

又

昨以不能挫情買舟趨楊家橋擬之郭生則近視遠公虎溪則遠矣老兄當此倥偬尚能具齋膳為浹日談小

奴子亦沾緡錢之惠别時幸有二公在彼此不復露酸楚察兄眉端隱隱心淚弟亦不免塊結既别且三里忽有一葉裴章生來知兄遣之破我孤悶也目前無所急惟急次公病良已太夫人高枕而北兄亦小展眉頭竊窺太夫人意欲就兄養則內戀次公疾欲留視次公又恐兄因而有歸思葢兄之歸雖不為大拂兄以太夫人歸則有所不安於心耳兄宜委曲相體為妙弟日夕窺兄欲求兄之所不足者以效箴規而不可得惟願兄於

一切善惡勿遽信勿遽發而已前偶談及諸生論命信口誤下一語弟之不能出與不可出兄固信之弟之所最畏者世福所最不欲叨竊者虛名位也萬一相知齒及幸以此意止之弟老且衰矣不敢望孤峯獨宿若尋圓澤行徑恐不便能相識言及悵然别後得排律二章書扇頭請正庶幾出入懷袖間如相覿也

又

别吾兄一月餘而四得手書皆滿紙嘆睽離則多泣李

之致感庭幃則動報劉之思念病弟則嗟鴒原之難避人塊處欲於情字着力而讀之一過未有不泫然者念無由縮地如何諗遂中懇章業為太夫人力止之止之是也前者見凡稱邸報止苑操召謫諫二事海内已加額誦聖德又傳上意憫旱躬自大内徒步謁南郊祈雨即成湯桑林之禱何以踰此凡既上受特眷下為朝野景慕要須有愛君憂民惻怛孚尹至意酧之若但以名節自砥飭避嫌避毀屢屢成就此身乃中士之節非所

望於上臣大賢也邇來巖穴搜剔殆盡第恐衰遲勉起者不引身而思完晚節則杜口而茍竊重位果勢壯往者不逞材而陵駕一時則易節而巧取捷徑此四端士何益人國哉利孔不可遽開開者見其利而當之受其害毋論青苗即近日丈量其名何嘗不美也江南災傷比比而追較逋課民間怨咨尤甚然使一切從故則奸頑之民自托於荒區者益得志而良善不被澤非唯不被澤且中有所不平而混沌鑿矣其要筴莫若擇良有

司然良有司之弊亦自二端其以治辦可喜希上人知者官事舉而閭閻不勝其過為隱惻寬恤以收小民之心者使上收其怨而後之君子當其難兄如擇得其人必以此意戒之俾以實心實政上為國下為民中為名節乃可耳各省試用翰林京僚甚善然須寬其禁令自創試録風簷寸晷之文不可用用之則閩浙四五省而外疵醜百出寧不貽笑天下又聞教官一二科會試者得與考官若爾則皆廣西雲貴人耳言官具如此識見

而宗伯一切唯之何稱為大臣庶吉士每歲當考考取不得過十四五人留者不得過五六輩人材約畧等耳孰科不當儲相也禁謟諛抑奔競戒虚浮節侈靡凡欲上此疏甚善莫須與元老商之否武弁不賄不得遷凡所素知宜以此意告元老及大司馬可也近傳武英中書多江南富勢人子用賄少者亦三千金此豈盡入中貴人槖即即盡入中貴人槖尚有考察可以懲於此處放過即無策矣又云云凡於此輩不必痛絶亦不必太

吐情事惟勸其沈静高簡以養將來之用且彌目前之謗弟徐察世事大抵有因必有果有業必有報必非在隅生也道體雖以勞思小違知不為累次公俟凡渡江即日歸歸後飲食似加而煄脹未盡消蹇君延京口醫已至大較目下必無他若病根未除將來不免費力耳弟比粗安如常近料理宿障以畢六月決能洗筆硯作逍遥遊凡以滋味太薄憂我真骨肉之愛過仲冬生辰或後當小有所進令則未敢也

又

前有一札附使者去計當已徹覽矣旬日前得邸報兄於季夏十二日見朝旋接手教知以事阻面恩又可得五六日始履任聖德日新政府肅穆大法小廉千載一時所諭禁止趨承一疏此勵風俗正人心大機栝諸老聯名尤更無跡弟鄉意偶自同想辱見采矣御史趙大夫清公裁正即有耳者當不它而邉徼一臺僚敢爾露章排詆不惟輕犯公議抑亦大損國體但弟尚未見疏

辭一云頗齬及海少宰而昨得次公數行謂趙亦欠檢點為彼所持賢者舉動不可不慎也想當爾爾慈寧工兄避之是也昔日徐少師以萬壽宮完蒙重陞賞為達者所譏其後當國於大朝殿及邊功一切不預可謂不遠之復次公初自京口歸病甚使人徊徨無計後復彼醫補劑㦖消至盡日啜粥八甌内味稱是一月前㦖忽漸作粥減至二甌足疲少力令漸定矣所喜脾氣實而不燥不至作目前憂但復却彼醫而延雲間新者弟以

臨敵易將阻之且勸令就外室省家務似尚未轉圜也

郎君謏謏裁抑下人靡不嘆服老成夷粹自是國器兄

何慮之深即弟近草得為先君乞恩疏具稿奉覽中間

遂及秋崖朱公兼念其清苦子弟無力援請且係部覆

並稱者故耳恐終非事體幸即裁定指示每作兄啟不

能不蟬緩又不能不及世事大損岩穴門面勿笑勿訝

秋暑方溽加飡自愛

又

自李容部州太守北行相次以一信奉寄雖亦知其不可貪與兄相閙欲少致慰解之意耳避生泖塔中以八日抵家則得前一書雖以次公病為憂而頗及時事且叙主上勉留之意甚篤而嚴未易三請而道體似尚在湯藥閒尋又得一書則次公病狀想已悉方寸亂矣雖反覆數百言而終始不離傷次公而虞太夫人次公之訃達而兄情事又當何如也然去人以廿七日發今五旬矣而兄之信未至豈老嫂不欲裂兄病腸姑諱之耶

將無悲痛之極不能下筆也今忽已終七辰玉見諆暫杜門却吊檢校遺槖頗井井有緒渠尚能飲噉容色不至過槁凡今所急惟太夫人及辰玉耳在天下則凡重在宗祀則辰玉尤重渠遘此大變而神色湛然事至能應遠到器也可以少寬凡内顧矣太夫人幸未歸歸則日見病者之狼狽與身後之淒楚必少生趣凡念太夫人之離隅亦必少生趣今得團欒目前且辰玉月杪赴雲間了馮氏事猷歲後攜而北上偕太夫人愛女左右

寛譬尚可庶幾無他也辰王事弟初不敢預唯勸之於彼行禮尚可省議論耳凡之闢横議止新工又所減省民財力何啻百萬邇者計吏垂橐小民按堵若更得一二年展布以為麟趾螽斯之地何深廣也名者造物所忌歸後陰德未便如在事時而名轉盛切為兄慮之弟兒女粗無恙六十之年雖神明不甚滯而齒落都盡不能如張丞相之啖乳若先師更不垂指示惟有枯骨而已以故甲申二月之訓時時在心即不藉祝宗祈死實

不畏死也

又

朱婿行後不四日而得老兄札且令辰玉見過問歸計於我具悉至情弟戇拙無所識知竊謂太夫人不宜歸歸則但有傷痛耳兄不宜吏太夫人歸歸則但有懸思耳亦不宜再告告必不得請且使人以卜君臣大義議兄後耳有如太夫人不便歸兄嫂旦夕慰解尋辰玉攜新婦北上使太夫人破涕而進杯匕兄忘亡而壹意謀

國上策也太夫人即不肯留而嫂侍行小料理畢而盡室北上次策也太夫人歸後四五月兄以太夫人疾毁告而乞侍養下策也度必不得耳得則亦上策也給假之說不必如尊慮記得本朝自洪熈元年金文靖公以省母假正統四五年楊文貞文敏文定以省墓假若正德中二劉閣老省墓則内意已定歸一月即上乞休疏耳此外未之聞也江陵假雖不同其事非遠兄能無小不安乎且上既為兄免至日朝度肯遂兄高致國恩若

此兄亦何忍遽言歸哉此語不當出弟口香火一念弟亦寧便忘之顧事勢有萬不得不然者辰玉實同此識更自酌之何如餘不具

又

弟賴庇色身頗固惟以城居役役酧應筆札之逋旋止旋開為計已窮惟有從魯連之後而已兄為弟推轂甚屢毋論初心不忍負久已作方外行逕奈何復出供人撫掌謂恬憺觀六尺地如終南山也家弟之遷又幾成

而變張司馬亦云弟意欲渠一得南除小簡是非不知尊意何若趙汝師轉宫庶故是元老調停處但渠不愛官愛其説之行耳責難任怨是其所長伐異好勝是其所短凡須護其短而收之太夫人至八月必須盡室而北主上必不許凡歸凡必不得請而徒以公私兩念交戰於中未有戰勝而肥者今者計吏回詢之云唯兄門如水耳二三大老亦有相慕者其他則筐篚如故稻田之説豈一人可辦一時可成大抵生財不如節財興事

不如減事作書畢而一邸報至學使者極論海大夫此何意非海公欲有齮于使者而漏之耶

又

前送太夫人之使歸有一紙附去計已徹記室矣今歲不易得兄信聞之辰玉云家書亦自懶題近頗以脾寒服官桂附子後部有若痔者然趨朝猶若故當是未甚耳雖然桂附不宜多服多服未有不受其累者太夫人料理家事已畢寬嚴適劑賢女旦夕出閤北上之期在

中秋前兄別意似不必更動國恩深矣又不廢天倫之樂夙夜不寐乃事二人人間世何可多得哉外傳吾兄在政真酷暑中玉壺氷苐羊羔素絲亦只六七大老耳又聞新郎君歛兄門下使用人各九金兄固痛裁之而自家僮奉行約束之外餘不盡然其他諸公更不相體京債何時可完涖政居鄉又何能不納賂不居間也老誇妄聞妄言亮之

又

昨浦進士歸得書具悉近事六月唯朔日至七日熱耳此外俱涼爽入夜則如深秋而燕中乃竒熱了不可解豈南北氣候頓異耶數日覺有殘暑雨暘時若更得半月無他吾州花稻可以全穫唯水鄉有十二淹没者耳而小民希望恩澤無已至於坍岏拋荒必須踏減撫按當言而不言使萬姓觖望官寀不當言而言使九重見疑其失均也但恐此後在事之臣且未敢露章陳情兩大老主張亦不易耳郡縣存積贓罰已自單薄若捜括

一空緩急何恃所賴諸老維持大璫陰挽隨有天語勉從第於捐俸助工内發百餘言聖意尚未平將來誠如凡慮凡乞休一疏幸而不上此等事只宜堅執不當便決去就也凡所諭諸臺司大小贐幣夫價一切辭之甚當辰玉亦自能斟酌大槩他處毋論即本地或受薄贐以荅其意其他以父命辭之何嫌於不恭更欲凡與二三大老謀必以此意喻臺司郡邑勿厚行禮至於坊楔尤為有跡葢留贓罰事事既與上意徵左萬一所任耳

目傍獵卷議以諸老之諫止為已地即聖明不聽而稍有所疑將益難執持矣近見會試諸卷多竒然亦不失名士而兩京十三省多凡至於二三塲絶不成文理其咎在於學使者止出四書義而同考皆遠方教職此二端者多士之厄而吾兩宗剥膚之灾也令進士數多而選壐戊子必有在部者竊意兩京必當於今取用各省必間擇二三司理至於教職却責廵按臨時考校文理精通者勿論新舊勿徇請囑庶幾可望實才不大猥雜

弟此身粗健但城居不減郵驛宗戚排解之辭無不入耳骨肉公私之累無不入心鄉居僻遠客多跡逊觀處喧湫老怯寒暑安土和光四字有味而難啜可嘆可恨房學使論海大夫事既可恠亦可笑房不少懲似為過寛然海不請歸亦覺無味豈人之惡失官尤甚於死耶三進士之救海自是少年腸肥腦滿意態責之太峻當必出自上裁非兄與大老意也近來綜覈名實之意長而優借旁求之意短兄於此不免用一苦心為望

又

書辭於諸少年描寫情態即趙邈卓畫虎品第罷狀即大廷老吏斷案亦不是過第不願恒出凡口耳凡名位俱重華衮斧鉞在於一言此曹疑則扇惑多歧怨則誹訕甚口即不必人人蘇張能使君子化為虫蜮亦可憂也鄙意竊謂彼中有樸忠無他若鄒吏部輩者直亮有素未經沾染若艾光禄輩者恬退自守不慕名爵若鄧太史輩者亟召用之仍與諸老洗汰物議深重之人勿

少顧愛則白赤有歸爝火自熄先人未滿之事日夜腐心然使出而後得得便遽歸似非臣子之道苟如舍弟所擬辭官之疏可附陳情夫君上有酧功之典然後臣下得遂陳情之私今欲偷安自便而更祈恩澤萬無此理也唯凡教之辱諭諸老意欲弟以詩删為據稍成損益葺為一編弟嘗謂作者不鑒古有斯言于鱗此删遺憾不少必欲厭服羣心少假時月乃可周大夫得遷復見寛臺察凡之厚德也新守致佳士民之福也凡言朝

事能使人攢眉弟謂鄉里閭亦難使人開口所可自憫者兹事小有緣證暫與家弟作兩三月團欒縣姪駿兒文筆稍興發耳騏兒迂不識人戇不省事懶不讀書亦無如之何次兒瘧大發瘧止舊症時現宗門毫無一效小女賴盛醫力起矣按君行事大强人意學使者倨下而掃事㸔至秉介摘獎畢竟不如憎口之甚也曽長洲已補順天瞿元立可得臺幕俱感兄培植兄以古道厚德行之彼何所謝楊忠愍子應尾惇實君子也幸為優

處之辰玉遠識詳慮不唯兄之令子且亦益友見當自悉

又

近覩河功不引閣臣禁止撫按用贓罰交際精采煜煜果出自吾兄想諸老方在同舟不得不心服耳洗馬意氣褊激殆甚諸少年第心事終非陰險者羝羊之跡不知在何處兄幸以厚待之以誠格之得全終始為妙弟曾有一書附顧太史人去中為先人祈請疏草不知無

沈浮否中間未妥處幸賜裁削目下尚不敢有舉動耳家弟得遷本省殊有味緩而後入固佳自是長藩臬亦佳太宰非相薄者兄萬勿過念弟色身漸堅而望道益漸遠矣向子期知貴之賤不知死之勝生也且為太平之民以俟盡而已次公病已九分愈為一忿復發令尚在進退幸彼禍根既拔此病根當自除勿憂也周守節儉長者本無他過而民俗好作無根之謗萬勿聽之將來得人却在兄藻鑑耳

又

米壻歸不接凡手教以為恠渠云作得二紙毀之別作書付周守從役既其人以所攜書來啟讀之則憤激用壯使人慚汗簌簌下弟不肖托在肝腑迂戇不曉事時時有之至於有聞不敢不告有見不敢不吐憂治世危明主雖以九重之崇高尚無畏其逆鱗不意凡之見過深也凡之心事如青天白日行事如氷壺璧月憂國如理家守身如處子何待弟而後知亦豈區區數青蠅所

能黙汙第竊聞周書云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藉令周公在政史佚進言即有不當計亦改容而謝不及未聞麾而斥之門牆之外也管蔡流言太過迫而金縢之鐍如故未聞啟而詛之神也前所指云云亦據偶聞而與辰玉及之本無成心亦非有定見老兄以為無他定無他耳至於姦鄙讒諂之輩凡所素知者弟實未之及也見委疏即以初五日叩上真拜焚之覺得首句有曇師密示法旨隨緣應世語當是拜相時所傳在甲申

二月以後不知曾及弟否自死生辱榮秘偈既下已寘心隅生無復希覬譬之啞子嘬苦爪苦在喉咽近傳㣲有色臭或可茍延若諸公鷄肋之念殊爲蛇添一足先君子身後固不肖所腐心者雖然不肖之罪深矣即有所效何贖也

又

月前有數行附使者去意氣相期覺不相識便相契也不知老兄能無厭其薑桂乎向者爲先人未滿事以小疏

草牘覽此疏都不成事體又挨人眼承許從家季商搉謂必俟弟出而後可上則弟已絶望矣偶朱中丞之孫致申相公之札於撫公行有司議報竊恐同事異請則先人若為公論所後者將來益難措手倉卒謀之王兵使沈同守皆忻然為轉達兩臺弟乃攜家季謁撫公於句曲按君於陽羡則撫公謂垂得代不任具草而按君已具草置之條陳一欵且云老兄兩已精言之矣夫為德而不使人知此是老兄生平行逕第被恩者有深淺

耳若乃澤及枯骨流施不報此則愚兄弟腐心之感即九死不能化也計此疏迫歲必已停封過新正十日乃得上老兄幸毋泄之至期弟當拜章懇兄并懇申許二相公沈宗伯也直指所陳餘六條皆切吏治民瘼唯復糧道一事畏失元老指然弟却覺其灼然可行不知高明相許否杜門八載道遇親友皆咄咄謂為怪物怪事然自不容已今復歸蟄矣陳仲醇棄諸生徐孟孺亦遂裂繻大是俊快有鍾少參者來迫一見歸而疔發於面

俄頃而逝徐太僕支學憲父皆物故矣雖然視百十三歲僧無常則齊物論也兵使人便附此餘俟後悉

又

自周大夫役歸得吾兄手教嗣後北來之耗遂絶而弟却累有書奉訊最後一札則按君以先君子及朱中丞卹典事置之條陳之欵弟竊獲豫聞之而有所懇者計兹時已投公車令但不知歲杪禁封得無碍進御否前者州郡公移雖上之臺皆閣不行而條陳之說尚秘弟

不敢顯然投啟於公府第人子一念區區豈有覬此機而恐自已者又恐欵内事畧而不備辭緩而不切年祀向遠見聞寖疎所司視為故常寖不之論即見憫而論之而先君子南北十年之間闕遺左八百之觔級誰為詳者若於祭葬二端之外不小加益則弟腐心之痛未釋也以故輒走一介歸命左右然自吾兄之外唯元老次相及宗伯而已其於堂屬銓諫諸地不敢遽有所溷也次相應否上書亦唯尊裁前具奏稿不當復瀆覽弟

於事體本末頗詳小足為覆疏之資萬一事機有不得不上者却煩兄大賜删改庶不至決撒貽笑衆目兄於按君處尚兩為精言之而不使知令日故應無俟喋喋犬馬銜結弟雖有心亦徒口耳大造固不問報於一物也家弟與弟自陽羨歸於臘月十八日各完向平之累渠於二十日即赴留京任矣辰玉兄新歲當益精進但須少資麗澤之益不知何人足當之吾州韓大夫老成虚受敏事愛人下車之日遠近大小翕然神君之稱傕

科尤更得法僅卒歲而所限四分報足矣甚哉百姓之易感也闕亦似好問者而事未練睊睊胥讒要不似人口之甚也前見胡司農有起色大合公論郭中丞之得民大旱霖也柰何以一眚棄之為江陵厚諸不必否凡所素悉也冬寒不至劇而未見雪將來歲事殊未可料小僕須得部覆乃敢言歸太夫人與老嫂萬福餘不多贅

又

別喻本州熟區代償此是為官府出脫罪名計難稱愛民彼益以吾州賦減四升為可增耳不知州畝窄狹即肥者歲租不能過一石比之他邑石三四者雖減四升之賦而尚少二三斗之租豈能復代坍荒賠納且坍者覈實請除荒者設法募種自是常理何煩紛紜唯與元老大司農裁之不一

又

初傳東昌白蓮教之徒倡亂饑民附之今聞渠妖已獲

餘黨解散似不必深求但中原至關中一帶荒甚今賑
卹之命時下足徵聖主深仁相君至意所慮奉行之人
苟且塞責民不沾惠且將來無力播種何由得轉菜色
吾鄉元日之暮風雷陡作自是連陰者踰二十日歲事
未卜人情洶洶前守虛報之數既已處分則此項錢糧
自在民間已經蠲貸何可復徵撫按不請司農不豁使
人主失信小民胥讒此事雖微關係頗大唯老兄留神
考察消息想不久當得小人中有可原者君子中有可

恨者若吞舟漏網纖鱗鼎俎則非所望於清時也文人落魄弟故憐之文人無行却不能諱柰何柰何

又

兄每書於時事之外更深隱憂求退之中别寓深指弟亦不敢詳問兄社稷臣也受恩知已深非見幾潔身時矣兄所云閣制於部部制於司外廷制於宫禁老成制於少年四語妙甚妙甚便是摹寫爾時景象造物手弟却僭添二語云實事制於虛言肝膽制於皮面弟出處

心事既蒙兄相亮更復何言銓曹見寛目下省一番無益費苟安丘壑足矣足矣陸大行近會兩次頗知自悔將來可受琢磨馮太史品格遠勝但不知能稍降心否刻經皆原不經手南中㪑舒司寇端為戚里一弔此恐未能服其心海老於大察殊老成無徧枝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兄許之是也大槩風節意氣既成一㴱藪賢者不能自拔巧者借以自匿雖兄大力未易蕩平唯在精擇而親之遠之耳

又

有數行附馮氏乞文人去計已達矣小僕往所懇為先慈求併祭事不識疏已上否於事體無碍否倘得允於禮工二部領付府文移甚便但此僕蠢甚恐不解此得老凡一指示為望弟自昨歲九月至今脾氣强健瘡瘍若洗肌肉甚肥謂可粗保色身以俟師引乃於此月十三日四更忽有大聲發於中樓之下楹者三若炮又若巨鼓若板裂弟起坐黙唯此非師真示譴怒即抑大數

垂盡鬼神前報即甲申之末語驗矣歲已遲暮而俗事凡情憧憧不已荏苒牽纏恐終墮落不若速死期之隅生已屬家幹密製戢身之具縱不能填塞愛窟剪除業根冀以澹泊滅之耳奈此頑軀未便能了老凡功行轉積得請之後尊師必自度引幸念香火深契提掇沈淪即兒子輩不曾與談勿謂弟迂也家弟大察後於除目杳然即陪推亦不及得非尚在人齒頰即於此心故自無愧第先魄雖久歸土既蒙恩祭塋或暫給短假一歸

唯兄教之太夫人老嫂邸中萬福辰玉近文可寄一二以式兒輩邇來建言舊臣連轉要地凜凜生色既可光彩清朝且可塞諸少年之口主上富於春秋青宮緩建未為不宜但聞聖體時有違豫大權間或旁落兄之隱憂非以是耶韓守益良於官人心慕愛失囚已獲僅餘一人而撫臺必欲叅處倘持為免究其於保全循吏不無小補呂令聲大暢遂不減韓兩地之福也

又

半月前從賢叔父處得聞兄家信又奴賔數行至知老兄既為改小疏復易諸宰執書至新都相公處特為補一紙使弟苟免簡脫之罪始弟聞部覆無移咨銓地語安敢復萌他覬唯稍修飭塋隧樹碑構亭求一二三名世之作以先君子可以瞑目弟輩可以下見足矣不謂老兄用情之厚處事之妙一至於此昨覩邸報奉旨於照例之上下是字諗為咨部無疑先子苟獲增秩則六卿之後則豈唯弟二人不朽於心子子孫孫百世之感也

始録報者誤謂堊不及半家弟亦信之既而部疏至則中引軍功獲全塟矣弟生世何幸始遇我仙師拔之於毒海火宅之中洗滌無間無明之累今又遇老兄俾先子叨國家追逺之恩酧生平盡瘁之念而弟亦得具面目稱人子於未死之頃但既已跅弛怠緩無以仰報仙師而令老矣所以報老兄者計又窮矣柰何柰何太夫人與尊嫂閨門清勝閬辰玉之閫中娠者二李青蓮詩云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然以酧相業及隂德未為

厚也

乾隆御覽之寶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燮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與元馭閣老

十二日晚奴賔歸得手教并諸老報言燒燭讀之不勝感慰質明而先君子贈官之恩命到矣貞不孝不能飭行砥

節又不能事嘉靖貴人致先君子以疆埸之役中萋菲之謗邏邁禍網葢七年而貞始獲叩閽陳見寃狀荷先皇帝厚恩予故官而至三臺之請䘏復為鄭人餘毒所尼蒙蕐者又十七年而復用臺請拜兩祭全葬竊於逝者不能無觖望而生者所受之分則已逾涯故併祭之疏止為先慈不敢更有他覬而老兄俯念契誼特以便宜改疏辭啟事以有此贈先君子有知當瞑目地下矣弟生平不擬受人恩嚮者苦海此身賴先師拯而脫之煎熘而十七年沈僁

之寃又得老兄而拔邊臣希絶之典得老兄而舉世世子
孫犬馬兄家尚不稱報塞也諭文既繳且詳兄言出自元
老尤見至意緣盛暑不便行禮家弟心不自安擬請一假
雖不知果否然須至季秋乃敢舉鄉土不幸吳天降割自
五月四日至六月十四日淫雨連綿洪流汎濫吳江崑山
常熟及吾州之西境皆滙為巨浸自此以東綿花積潦根
莖萎爛蔓草侵凌唯海濵貴莊附近畧有存者然不過十
分之一耳撫臺報災按君閫亦繼之但傳彼曹子意似執

改折存留二端而又欲置吾州於末區區涓滴之澤何以活涸轍之鮒哉鄉人望二相公殊不淺但鄙意以為老兄與元老之蒿目豈但桑梓其剝膚豈直身家但自趙宮庶疏後上意不能無疑於吾地而今僅寂寥二疏寧足感發宸衷黷澹長語豈能預折部計意欲各差與道府連疏疊上庶幾召對賜問可據以為垂死之民請命緣弟分守吳興時率黄守各上一疏不聞朝論以為非果沾曠蕩已力與當事者言之不知其見聽否也

又

前者一書附曹氏人去頗極紓區區銜結之感其後祇為故鄉滛雨為災不減嘉靖四十年而民之積困又有甚於彼時者今惟撫臺上疏按院繼之恐聖意未盡信司農不敢請而兩相公不免桑梓之嫌以故欲各差與道府並上而莫有能慨然者謂無此例不知吳民之阽危宗社之大憂已在旦夕而尚可引例自尼乎前書為曹氏人所却而有舍親之探親者輒附之去不知其能

達相府否按院非時得一見亦甚惓惓韓守之懇切為民畢竟目前所少吾鄉韓襄毅嶺南勛烈真光絶前後而報功頗微燥髪知讀書即為扼腕令其家廟亦見奪於徐氏嫡裔衰落見者愴然渠似有所陳瀆雖年祀小遠而物情未厭老兄一賜吹嘘固賢者所不避也然弟可謂滿腹不達時宜家弟給假有疏否餘不敢悉

又

前徐使歸得手教兩紙中間老兄見慰之切與憫念賢

妹骨肉至情一一領悉弟以先君子荷聖恩崇贈兼祭

塟二典俱從優處昨覩邸報題給誥命想非久可得已

樹二亭於墓道左右刻石以章如綸大禮茍完下見逝

者地下足矣唯是銜結君相一念耿耿於中不知何所

報塞家弟乞假亦為交戚中以君親事重相責不得已

有此舉老兄沮之亦可家事任長有弟在政不須歸也

讀教辭重為舒司寇張宗伯惜且示將來賜環之意而

於鄉所云諸少年一切寛之不吝拂拭諸葛武侯裴晉

公以上作用深服深服主上當於春秋儲嗣藩衍豈復有漸邸之虞凡片言斥之彼當䰟奪口噤何當掛念

又

周郎歸得老兄手教具悉近況所喜太夫人清寧雖小有係念不至過傷兄闔門平善辰玉將有克閨之慶日夕佇想湯餅勝會至期當亦與兒輩舉觴遥賀也七月中颶風猛雨復作諸水區苟存之圩復時時潰溢而吾鄉花損亦不細尤可恨者外狀尚不甚狼狽不免徼有

異議耳今東南無地不水災中原及西北無地不旱災而宮費邊費轉繁浩所望諸老回天之力不淺韓守憂民之心與邱民之政萬口嘖嘖若處曹郎悍僕事殊不為過弟先已為解紛曹郎歸强其引慝謝誨渠即行莫彼此釋然矣弟以老妻病廢牀第忽忽醫藥今始小定可延月日尋先府君蒙聖天子大恩與老兄高誼以有玆非常之遇擬九月行禮後馳疏謝恩并陳咫尺之書於三大老以布區區即此生之事已畢而忽聞有袁公

推轂楊太宰覆用明旨報命此蛇足也弟豈敢偃蹇朝章亦豈能芥蒂名位祇為年事侵尋香火縈掛耳倘得自此寢推深紉體念若遂冒北除必不能赴勿怪弟作何㣲思也

又

前日按臺與兵道差人俱有一信附去計已達記室矣唯中間有一小封乃傳喻君法不無誤否自七月後風潮海濱之花俱横摧挫雖外示生色而一盤不留俱已

成齊物論矣此間物情洶洶望恩甚深流言甚訛弟極知兄與元老苦心但國用如此其窘而江南處處災傷豈能徧行蠲貸弟三兒俱以造宅貼居延醫請禱酒鎗法書之類悉錮人質庫中行貸無所伎倆已盡非不欲沾曠蕩之澤令兒輩小展眉頭誠知其難處也

又

客紙所示語語肝腑字字涕淚弟昨覩郡公云得自撫臺漕糧蠲免四分改折六分而改折者又於明後歲帶

徵此則聖主之至仁與三相大司農之訏畫而老兄於其間苦心尤更百倍吳中士民當已知之但不能如弟知之切耳國本大計雖一時醉語要自根心所發諸公但宜靜以待之倫序故在不宜更有所激幸羣璫中未有識漢宋故事者萬一黠慧貪功之徒鑿破混沌一時回天未能碎首無益此自書生腐見不知可裨智者千慮否所云先後發使容訪災傷江南處處窪者皺宮高者甌脫彼必不能大枉其實弟竊九重微指似屬貪酷

官吏若遽以此塞責不無枉濫且將來恐如成正故事却大可憂耳江南設水利憲臣議尚未定或有以為當設僉事者或有以為宜復御史者或有以為宜特遣大臣者復御史不過仍委兵道多挾郡僚恣行威福濫饋津要臨期一以文移塞責而已下僚多一番應承百姓多一番騷擾至於添設大臣尤屬童稚之見彼豈有不避艱勞不求速化如夏忠靖周文襄者况年力愈衰體面愈重費用愈廣何益之有無已則僉事乎於民為近

於檢爲慎所見目前如其次則其皆其人也然鄙意則以未煩銓曹議定官府先須撫按計處錢糧令東南民力竭矣救死不贍安能枵腹而事版築若損官儲而借之賑饑則可然倉庾竭矣何所請發而以供役徒且今歲之潦在湖海之漲下流湍而不受不在上流閼而未洩也弟以爲此事宜小緩唯先有司幫築圩塍爲主益費小利大目前之至計也家弟病根頗深邇雖小間尚未全復休沐故園靜以需之此實上策弟力叓其歸幸

勿相沮

又

旬日前有張游戎役去緣其人輕行易達亟為附一書因附述鄙見計當不浮沈也十九日守臣銜上命於先冡行禮時積雨乍晴風日清美道路縱觀草木吐潤弟以髀疾積弱尚能勉強拜舞悲感摧咽追唯先君子不泯之心與弟終天之痛雖荷聖恩浩蕩得小觧釋至於終始曲成老兄一人之力也今具疏陳謝并二老處亦

中區區感激乃於吾兄毋論尺絲寸縷不敢有所效雖一言亦嗉𢱢而不能吐竊恐失吾兄宰相不收恩之指寧使弟負草木不謝榮之罪也日來聞主上霈發明㫖溝壑之枯暫蘇目前但不知將來何如耳入城謝守臣及諸戚執覺閭井尚自繁雄十里之外一望渺然室鮮下趾野無寸土真堪痛哭若使偵伺者跡稍及遠此情亦必上聞但慮其妄希內意羅摘事端作將來禍萌如弟前所云奈何適覩邸報老兄再懇疏乞休聖眷若此

豈能俯遂高致第借以感動天意或開悔悟之端風示具僚使知易退之節則可耳弟為先君子神道碑求元老傳求賴翁却不揣奉懇為我破例賜一賜葬記益此事之顛末非尊兄不能詳悉亦非椽筆不能發揮豈惟令逝者不朽存者子子孫孫奕世之光也所應給誥命已具題不知出何公手亦無由通問討進呈後幸發副本來礱石久矣度此月賢子舍當免身而未見熊羆之報望之長君場事近矣驚人一鳴盡洗前相門曳白之

恥周郎轉益瀟灑無異寒素渠兄亦可人堅吾業行俱進賢從近考亦優取弟賴庇荆婦雖展轉牀褥可不死矣舍弟病勢殊可憂今以醫藥將攝體氣漸復而根尚未除須静養經年庶保元吉移疾之舉毫非有它也前者請急兄似不能無疑而見尼之使弟獨疲然又幸其不歸歸則委頓矣

又

前有小僕去上一書計已徹覽矣尋得九月初八日信

知可作歸計弟固未敢許也無何勉留之旨婁下至鴻臚宣諭累朝所以待元輔者聖嚮可知尊兄亦不得堅其卧矣第此舉絶不可少萬一帝聰感悟而求其端羣璫慴服而反其故其爲益非淺鮮也區區十月來飲食差健精神亦王但以家弟病久寢瘦削旅進旅退根株未除而鄉閭第四弟竟因此症長逝令人且痛且駭且憂幸聖恩寛大諸老見亮獲遂生還弟得朝夕醫藥維持或不至狼狽耳每念茲時辰玉兄當有克閎之慶未

見報至前月十八日大兒婦幸舉一雄雖兒障上肩道業退盡而於家庭之慰亦粗足老剘漸自持支三兒不廢開卷第大者日尋土木擬於臘月移居此亥歲極為不易耳郡邑諸生愈洶洶日於臺司齮齕凌氏若仲子不出諸兒長遁將來禍竟不可解如何七十老翁鍊盡世事不能戢一朝之忿殆天也弟追思往因蒙蔽之害毛骨尚悚先君子誥命不知可領得否求尊兄與二大老丈不敢相促弟此心真若饑渴兄必不忍不終其惠

也徐卿二雛以徙箸小靜疊且姑任之所愴然者念南野無令子耳賢妹有尊兄當無所憂張平野讀易纂刻完附去兩部刻手頗似精弟初諾其請序不免露醜尊兄寧能斷一言之重耶水田黒若鮫宫高鄉白如甌脫獻歲前後必多萑苻之變幸有李使韓守在庶不至決撒也海大夫遂不起萬里孤櫬可憐此老一出無所建白然終有虎豹在山藜藿不採之勢袁太宰是達道但施之於弟不免知人之累耳

又

初五日黎明北門王大謁選來索書云以陸路行易達故述所欲報者付之不謂此子以橐澁㨿拾尚在吳閶可笑也是日午方與兒輩擁膝作誕辰小飲而急足以南副樞之報至次早即買舟候病弟於毘陵丹陽間八日夕而始得面覿其瘦削之甚雖食噉復故而病根未除今獲生還從容醫藥倘保無咎皆尊兄賜也弟之忝竊實尊兄與裕春兄力然不敢與先君之郵病弟之歸

同感葢弟之私心有不能不出者三有不可出者七所云不能不出者乙酉之秋因有戒心於鄉落復徙城居稍牽家門遂涉官府見姚族黨蔓及親交加以筆札自貽之戚觴酌流連之累日鮮虛晷坐不暖席私甚苦之而南省散寂稍堪杜門謝客其不能不出一也昨春得尊兄書示此意弟雖力辭而再及之則不能絕起色今忽為堅卧之舉是以不誠賣友若何㦒矣其不能不出二也先君子蒙被上恩於身後粗備未能報塞萬一今

復偃蹇朝命以退為名則乖君臣之分義其不能不出三也至所云不可出者嚮已心許仙師棄官學道中間服膺安土之訓沈痛隅生之期若無甚係於出處者然名動之根未斷而好爵之縻遂安其不可一也差可解者博兄為先登耳然兄之出繇聖主之簡眷物情之欣擁片言而海内蒙福小動而朝宁改觀弟有一於是乎其不可二也弟之出苟以酬恩為辭然此南省之佐優游伴食何政可効何恩可酬倘自此而漸有委寄衰年

謭才迂癖懶病寧保其不落夾乎其不可三也弟殘歲一轉首便六十三矣過此則卦數盡矣仙師不云莫待年齡八八元精已去難收令此林居雖未蒙授道亦未盡守戒然與其出而見棄之深孰若處而見責之淺其不可四也弟即出多不能一年少不過七八月即謀拂衣耳邇者老臣乞骸往往報留小則姜司寇傅司馬白簡青蠅大則海大夫一棺萬里弟既知之而坐蹈之乎其不可五也弟素乏墻壁瀕年以來始則依賢者以逃

毀既則因韞櫝而長價一出則盡失之矣昔有教沐猴捧茶而獻客者甚恪客戲以栗投之棄茶於地而取嚣盡碎弟得無類之乎其不可六也家弟之受疾頗近膏肓其在白下憂之恨不能縮地一往今幸獲諧對牀之守而忍復成隅谷之歎乎其不可七也反覆思之即弟未脫凡情尚縈時趣然何忍以其三不能不出而易其七不可出哉凡此情事既不敢輕瀆於斧扆之前亦不及盡露於旃厦之上惟尊兄肺腑之契方敢冒昧以聞

小疏得從吏裁允成就弟小結果大幸也海大夫直臣
贈官易名恐未可亡區區尚謂艾穆鄒元標鄧以讚當
及時用之東南水利覺尚可緩目前若必用大臣則郭
中丞思極李兵憲淶徐尚璽貞明皆可仗節仍久而任
之郭才高李心實徐其亞也然須以資儲為本先君子
賜蠪非得尊兄椽筆終是缺典於待弟誼亦似不容已
二相公處亦懇一相促誥命得遂付前去役否

又

前發辭疏之半日而家弟所遣一介上病疏者以尊兄之手教來多公私大計欲作報則無及矣弟之前疏及小啟其時出意尚十三不出意尚十七及日視家弟之病旅進旅退膚色枯瘁根株未除自此入春將有大可憂者老荆因卧牀笫展轉須人病女命僅懸絲旦夕毘録且大璫所云云雖於此心無毫髪愧然張宗伯縁此拂衣而弟可冒此命篤乎故因徐侍御便附此倘得從史賜保丘壑尊兄之大惠也不然橐如洗矣再疏當得

七八金付去力又左右無可使者兄忍坐視之乎袁進士查稅糧應除豁者不下數十萬此君之苦心極矣然弟竊疑其無此理及道使以府中條荅見示細閱之大都有以别增派而併入正額者以此額而挪應彼役者有雖係近增而必不可省者有可省而部必不肯省者中間可以通融裁節恐不過十之二耳弟勸道使將應減之數無論可否悉達司農聽其裁處其必不可減且有着落者開欵曉諭百姓知之不然是袁以虚言任德

而諸君以實心任怨也此君欣然許之矣水利若設僉事聞南兵曹有倪涑者可用若御史中丞則弟嚮所舉或不負耳

又

昨見内臣看記法司一旨尚書何罪可認先朝何事可法李公似宜執請乞歸不望如林見素得作熊北原周貞菴可矣此大隱憂也弟所上乞骸小疏不知可見允否後疏無可措辭而家弟病不知可以情懇否表進士

所條列兒以為名美而實不盡然兵公屈之來方與面
對可行者行之所謂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但大司農
未必如所請耳京考取進士及近省推官知縣固憂其
不能無弊終視老教諭為優且庶幾無魚目奪明珠之
恨記得辛卯兩京時用主事博士中書行人兩三人尤
不可測何如昨聞有請巡按主内簾者又聞江南進士
不差巡上江此何例也至因而請改北道又何例也兄
傳石司空語可怪可笑毋論弟不曽與兄齒及張大理

此君於弟有知己之契雖夢寐亦不曾identify及之王稚川先生與之兒女姻也前事了不相及後事絶無所聞青天出魍魎興妖作孽此君遂信之亦不足道矣當弟燥髪時即熟聞韓襄毅公威名且單路藍縷以開嶺南功甚大賞甚薄而後之冒功者却甚厚偶遇其子來請卹為作數行誠不慮及嫌疑之際有如兄教者死罪死罪餘不悉

又

新正兩得尊兄手教而積奴歸則亹亹一紙愛弟靡所不肺腑誨弟靡所不藥石服膺之感匪直書紳而已弟於菩薩行毫不肖似老婆心間有之然亦不至熱拍也止是面皮軟不能力拒人而已只如韓氏子初為徐少參陵奪其先祠托戚友引訴弟無辭以對姑善待之以後復來出一疏稿相示云欲詣都上疏求數行達尊兄弟以年久遠勸其勿輕動此在廣中撫按或彼地人在臺瑣者明揚乃便偶見其稿太蕪雜據案小抹削之實

不為具草及史其行也襄毅公之勲勞有廟有謚而無贈廕雖若闕典在逺且嫌不為之處可耳乃至動元老之駭煩尊凡之慮則弟罪也弟既不遂乞骸之請賤體粗頑健又不能以危辭再瀆天聽擬仲春十五日戒行三月朔履任所攜不過束書舊衣五六蒼頭而已杜門讀書抱關擊柝當一一如喻決不敢蹈好名生事作衆生壽者相但遇事激中或有不能自制者且卦數行盡來日幾何時想師真五内如裂度必不能久幸凡體亮

病弟勢雖半減根尚可憂瘓或壅閼喉咽穢氣渠亦自能解脫不以功名為念而儉歲不給教兒過際終不似乃凡之迂散也誠難捨之而出且病婦展轉牀席大少生趣病女告革在呼吸間方汩沒塵事與搆接闞此時景象兄以為何如耶諗太夫人萬福辰玉兄奇進蘭玉安長所以懈其心者至矣騄姪郄是可望駿兒依稀分數然皆少年兒不足嬰慮獨騏兒髮種種矣要之非仕路人任之而已凌司馬事賴二老主持後兩數中寢名

位雖損身家可保矣然年來營蒐裒太貫帑藏漸虛不至如人所言當時撫公守君在郡若小振威怒以泄衆憤時有操縱以寓保全可自定矣計不出此而惟務模稜致萬口騰沸所在蜂起大臣之體與士子之習兩敗俱傷豈不痛哉兄計欲徐尚璽治水甚當且召鄧艾諸賢尤見至意第兄謂五品以下官高自引重睥睨山中以要朝廷破例此恐是宋世程朱家風非令人行徑也但患其不肯卧與卧而不高耳且所謂例者嘉靖末年

與近日例也非初年及憲孝時例也衣太宰遂成一完人朝家待之若此真是美事又聞為此公及陸平老議夫廩平老八十郡議優禮上之兩臺可得崇進否州大夫之賢明至矣獨小縱其僚蠶食少一段風裁松江喻守果敏任事尚璽之流亞也性小急卞近看常博士將來一能吏衣黄進士一段為民苦心弟力勸兵使察其中可行者一一呈兩臺或題奏或徑處即不可行者亦乞撫臺咨部斟酌毋使小民怨讟兵使欲定畫一之規

不必歲歲府議須降使吏胥得以上下其手此策却佳第未知能果此舉否先君子誥命事復荷周旋沒者存者未知何以為報因便附謝

又

積奴歸拜手教尋又於使者處得一紙具仞念存出處之際弟竊揆之心既不敢以病辭又不敢為名計暫擬小出以答君父大恩廟廊知己但念至師誨八八之期此中輒如蝟磔而病弟進退尚在醫藥次且不果者月

餘而病者漸露起色諗非咽證故以此月十三日發舟擬三月朔履任逐次不甚迫促頑健勝常深惟染指之後竿禄少時即尋猿鶴舊盟天上故人於兹時見亮不竟汨没苦海乃為終惠耳正月類恒陰晦幸元旦穀日上元花朝皆開朗此月雨暘微調田家始有生望第民食巳盡餓莩狼籍剽掠縱横古刹叢祠日有縊者或溺或僵無地無之中户以上既困徵輸又須修築坍塌圩岍慰留逃死佃人以圖秋事求貸則無貸者鬻田則無

買者仰屋竊歎計無所出此則弟體貼實際語也吾州荒水區不甚多而所謂熟區者花田十之八九與荒水無大異故韓守欲均派災傷弟不敢阻之而勸其姑緩荒水將來或有恩貸或不能全足皆以屬之然他邑不盡爾撫臺行府議分荒區之折一二以與熟區葢為熟區之不盡熟而荒區之不盡荒故也此何所不可而士夫復羣起而吸及之水利之役屬徐貞明甚佳何以尚杳然也聞豫州之境草根樹皮一空至有人相食者秦

晉齊魯次之目前之苦可憫將來之變可虞弟崑岡頑石耳尊兄當局者何以曆懷

又

前一書乃京口舟中修得者以待朱郎之人而愆期不來弟亦不能待廿八日抵龍潭明日宿栖霞頗染指江山之勝又明日止郭外以本月朔履任留都部規差整肅初至即有閱三城試武學之役佐以人事寢食不遑更三五日差得息肩小繹恬憺之旨暫博閒居之趣此

閭無大可喜可愕可憤懣者但得病弟日見起色老婦卧牀第暫伴一年半載食此後却求尊兄放生耳廱天常鎮地方比之吾鄉小有半收然京城内外餓莩不絶漕卒罷役者舊規仍給月糧軍餘亦給七分而使之包辦一項工料往年汪司農别處工料而悉革之今歲罷役者多米價騰踊脱巾之聲漸聞穿窬之事實繁令兩部擬稍給之會疏令上恐大司農嘆唶唯尊兄一主之部長陰公寛厚精密事事得體所見若王復菴之清簡

陸五臺之伉爽方采山之質素李岷山之恬慎皆佳品也王麟泉以江警出巡未返餘俱在途姜鳳阿果勢壯往精神奕奕大似其家子牙少年輩必欲勒之歸而挫其銳何也王繼山華松俱長者而實井井繼山寓公署不庇風雨皆遲暮可憫有許京兆者朱考功者材氣一時白眉也向云倪凍駕部真可任艱劇顧觀海留數世之利於諸軍皆此子成之世乏全才緩急之際拖泥帶水不可少此等人趙司成意氣雖欠和平居官甚得體

臺諫中亦有以危言聞之者弟勸其一切勿聽省多少閑氣管東溟不知可小破例否

又

三月中齋疏人去及王華松光禄便役共得啟事三紙計俱已達左右矣伏惟太夫人萬福老嫂清勝戻玉兄徹痾就安尚羊經秇步武千里蘭玉芬滋當復吐新萌矣得家信病弟比之昨秋雖小輕而視春初未見減目下不便至狼狽將來殊為可憂病婦若足延歲月而久

臥牀褥多恚多躁甚難調攝袁氏女夭後血肴亦絶老
兄看弟況味何似若更上乞骸之章跡涉躁妄且難為
主爵者第一思之愧悔無及至於念庚辰之心盟五内
如磔目下姑以恬憺禦之將來更從尊兄結一放生緣
耳草茅微見不無一二然稍大則見以為妨窒稍遠則
見以為迂闊稍細則見以為瑣屑稍近則見以為庸凡
不敢厭於蒼老即貽輕於少壯且作無口匏伴食許時
而已海忠介公前有寛減夫役條陳固不盡妥而於都

人實有微惠業已行矣而御史臺復議更減其大指不過為各直宅夫有五名者有三名者以北例之小不平耳然不知南北異勢此間私居宛若公署窎遠荒涼干陬單薄僚長因覆疏太遲慮吴有督過之意徑欲從革而卿士大小嚚然弟勸其為調停計五名者量減一名其他亦有裁省然不能多姑以塞白而已僚長有霜露之恙其稿乃弟草也若倪涑郎中之處船政歳省費及全活疲卒皆以萬計却是留京第一佳事與此等虛言

不同要之都人不苦編差之少繁而苦編差之不均其
權益屬兵馬兵馬之不才五城使者右之也劇令人思
海公唯有此老墻壁方能為此老彈壓使更平氣曉事
何以加之

又

自離妻滸抵白下七十日凡三附候起居而為啟者四
緣被吾兄之愛深自忘其勢分之懸絕也北來消息諗
太夫人萬福尊兄老嫂令子蘭孫俱勝常為慰南中部

事稀簡應酧粗畢山水園林之勝差足遊目以其暇杜門養拙勝里居矣而家弟病勢旅進旅退春末痰咳擁逆喉咽作氣粥量頓減十之六七瘦削枯槁倉皇祈資産治後事使弟聞之肝膽寸裂既不能裂冠毀冕欲上書乞骸勢必不得請中夜起坐唯以眼淚洗面而已最後得一信於立夏之日痰忽下降火不妄衝食不搶逆健進匕箸神暢膚腴者半月矣得九夏長若此便可望八九月起色但病根已深恐終無濟理渠書辭亦欲以

兹時要弟歸視唯尊兄憫而存之可也春雨連綿二麥皆萎黄幸旬來頗晴霽高原晚穗或可希覬三四傳聞故鄉水復漲低田瀰漫不便揷蒔且米價騰貴已半歲餘而北方流移至者踵接虛餒之腹受粥過分立脹而死粥復告盡矣無論都城内外流民近八千人弱者溝瀆强者萑苻固仁人之所深痛而智士之所隱憂徐給事言之懇惻特以誤聞南倉有儲粟九百萬石故請糶三百萬石致駭物聽倉中實積僅二百六十二萬石計

歲出八十四萬石得三歲儲耳三歲之羨尚可三十萬石以此平糶亦可蘇江南北目前大司農酌而裁之亦不為難事而遲疑不覆使鵠形之民延頸愁歎且漕糧請留僅准二萬又定價七錢是為國家作商賈也昨奉明旨諄切且禁革遏糴尤緊要江北剽搶近少斂而太湖中嘯聚千人聲勢頗張撫按督率便宜誅捕不知肯如諭奉行否

又

旬前有小啟奉問計已達矣齊奏千户歸復拜尊兄手教知道體甚勝唯臂髀作楚此不緊關計且就愈矣蒭蕘之見無所不垂采第傳聞聖上彌月不朝又不見公卿問安之疏或以為欲修嘉靖故事如尊兄所示未免小違豫不可不慎重也兄股肱重臣主上所眷倚豈可用去意雜之如弟失志一出處處皆悔尤耳病弟消息近頗佳若稍進退則八九月間大可虞渠亦憂之弟欲於兹時歸里一周旋七月初不免乞骸惟兄亮之憫之

南中雖米價如故而已久晴二麥之存者尚可望半收聞故鄉亦然吾州稍有栖畆又得李使韓守之優卹比之他邑徽見一二生氣太湖嘯聚似不至如所聞但不可不撲散如明諭爾周郎純雅清澹乃凡亦爾奇進緣係曾經以南告北於例小碍趙司成於此處見斡旋渠所陳請多見行想必為之一快也淄司空以御史大夫起治河中外翕然推服聖度之弘與諸公之推轂首擋之賢要當在懷恩覃昌伯仲弟豈肯以前所云云語人

也朱考功清望甚重要不是留省物先公誥命拜領文不敢稱頌即書筆絶似率更子孫世世之寶也此君容專謝周郎行附此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七十七